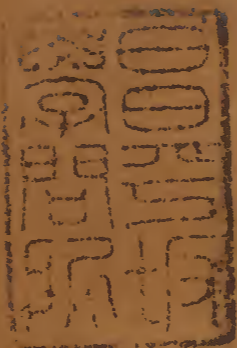


龜山全集

卷十四至卷十八



漢書門類		三四二	九八二	〇三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四二	九八二	〇三
類		冊	函	架	
架					

內閣文庫		漢	3482
番號	冊數	函號	315 112
			10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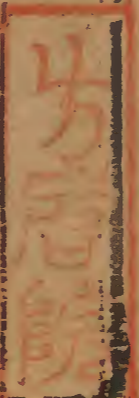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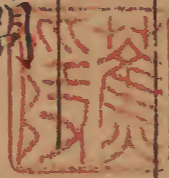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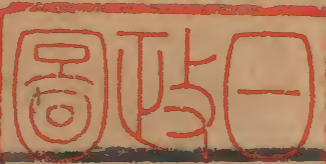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三十四

曰者不行宜可以為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為難不
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為
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
篇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
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
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取初一念為念之正此
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

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
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
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
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
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
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
天道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
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

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
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
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
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異
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
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
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
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叵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

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
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
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
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
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
然先覺適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
孔子謂先覺君子友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友不足觀也已

問曰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石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益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值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值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路不與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為孔子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為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寤為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為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為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為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為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

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為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為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

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誤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荅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喜不知肉味者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荅謂音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荅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体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

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

中庸之道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具處矣
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高
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
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左己而
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
矣蓋上夫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
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
曰君子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
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
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遜世進
為無世算如舜退隱就間算如顏然且有所執有
所擇如是眾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
之則中者著友人之所易行矣願究言之使學者
有所遷徙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
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
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
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
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

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
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
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
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焉難行之事皆夫
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
姓侍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
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
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卷之十四
卷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
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為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
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
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
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
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
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
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
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宜矣

問母友不如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
也然我之不賢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答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

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
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
為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君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
難以一說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為泰
君子可泰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惡禮言佞人
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惡禮
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成人子曰若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
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
如下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
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
己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

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頌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

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

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友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

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

若太宗伯然後可以青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窮允執其中書言

天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

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天精一以執

之邪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

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

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

畧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

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

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之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及其

孟子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敗也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因而問
伐國如斯何也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
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鳥知其非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鳥
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夫
仁之為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為固有

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
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初非
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
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卷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亨先竊謂
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
者進取曾楮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
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

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味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
者樂仁者壽享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
與靜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効智則能知
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
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
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
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
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

達生理也

答言意未能體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莊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享先竊謂
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
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莊之者外設
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
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答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也此言未能体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答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

亦當知助長之非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
夫暴君汙吏擣抗嵬瑣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嬖妾與
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
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夫
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
經傳屬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
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為
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官一

之人智愚賢否傳列等降若親覲焉斯大難哉其是非得失必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有無幾焉揚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己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侮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夫然予以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

蓋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為然觀雒之書三摹四分九據極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闕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忠策命誥詔贊議諫諍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乎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
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
賢愚善否不容相蔽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友
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
士始相與乘時歟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剽柔緩忍喜
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立取
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
恥之行矣漢初剷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足
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揚綰舉詞藻宏

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受新法
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
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眩於
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觀前
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在郡國
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祀宰樂人皆
以鉦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
禮禾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
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

歎之論博而篤其是非安在秀詳明之

弄天下之善歟也而弓撥矢鈎則雖弄不能取中造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
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
有利勢其能為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
武之為君后稷周召之為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
豈不易歟孔子偁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
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為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
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若有蕭曹
而巳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偁房杜後偁姚宋而
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
歟然漢唐之治號稱千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
者抑友茲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
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
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
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夫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
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
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
市易以權貨賄之異通使隸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
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隸有所事其施設之
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
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未盡與主上
銳意於為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
矣然抑隸并振窮之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乎將
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陳之
以候來擇焉

先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史氏謂深圖遠算

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
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網條大
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稱情而輕重長短各中
權度無錙銖分毫之差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
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
六藝殘缺益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為三家雖異
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
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
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之
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
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
也國家興利脩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
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
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夫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
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
人材為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

忠信之道微車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
恥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
三代之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
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
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
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為平流不見涯
溪昔人有支為九河以疏淪之者而後水之為患
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
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

劇而今歲為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
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為先務苟可以除民
患者夫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
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
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
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
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揚以趨敵也馭舌之
酋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
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成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

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
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友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
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
多立所以迎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
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
可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
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

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之饑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採芣之樂自漢唐以來徃徃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

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畧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遑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懷柔乎虛囂之際夫誠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家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古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紜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
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
之寡則以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
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
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
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
王未嘗以餼廩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
屬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
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
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說也齊著于篇

管子山居野處集卷之十五

三百七十八

大極函三為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
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為度其蓋為
量其重為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為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也周衰變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
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
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為之其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
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
國家審法度修廢官比先王為治之具蓋無不舉矣
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管子山居野處集卷之十五

三百七十八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一

見明道先生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一
見明道先生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
辟由之嗔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
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
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僭於世者槩以聖人之道
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
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邪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紛紛其所以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衰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末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
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
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
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
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

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此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

宗事也所後王氏謂禮至為攝以極考之

禮隱非攝

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觀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幣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菊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水飲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
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
殊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
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
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
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
不能自己謏習之餘每安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
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

賜觀覽正其非謬以聞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
克段于鄆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
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偁
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
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
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
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
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
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辦之不早辦也日
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

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
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
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
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
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
伯于垂鄭伯以辟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
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夫宋督
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郟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
伯會公于垂以辟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
書為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

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晉
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命東牲載書而不歃血有
互命之類是也齊衛適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
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
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
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
及宋之類義例息矣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
示乃至顛也澆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
未拒絕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

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
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
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
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棘棧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
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
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

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
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
一言推明其用與之竝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
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
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伊川荅論西銘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且墨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
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
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
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
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
甚幸甚其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
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

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為
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
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
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
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
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
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

其分所謂僞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
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
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
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
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
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
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
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
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
茲為恨耳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
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
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
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
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
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 亮
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
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
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返而遇清風也幸甚

學其不知吾鄉友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其
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
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
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
失

其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
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
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可以漸進俚俚然算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
不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澁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根莠之傷助之長則握
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為去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烏得以此為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返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願非有人

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要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要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四

寄示襟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

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
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
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
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
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
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友時得開卷
聞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
書不能究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薦其竊謂其知
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
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夫必
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
著明也孟子曰算之為而為者天也算之致而致者
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
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
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
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辦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道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辦精深猶未能屈之為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辦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為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幸先生書錄去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穎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蠡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為別條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絕傾
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
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
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
異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為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
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
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
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

進未易量也某諸况如昨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欲然喜以
為恨欽慕之至不能平心復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
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
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無備蟬蛻置廢之中俯仰
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醜毒富貴而不知反者
有間矣此固括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美詩
二篇輒澆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
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本館藏書
卷第十七
與鄒堯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酌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
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殊涼起居
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
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
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大足樂矣惟是不親師
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為國自壽

與林志寧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切冀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徃徃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仗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鯀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矧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
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
為其大紛紛說說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
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
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
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
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
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
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
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

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
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
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
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
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
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
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
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
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
其言之合道者或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

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
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
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
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
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
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
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
為僧者則作詩以贊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
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
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馭舌之人也王

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
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賢乎知道者
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
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力學
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其
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
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
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
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
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

王氏所行皆此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
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
區之齊乃能允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
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
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
也而士夫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景雖
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
王氏而止則其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
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

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
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
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
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
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
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
風雖士人間或為之恬不知怪其嘗竊悼之恨世未
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辭使少變其

習近得言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論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類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蒞

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論之使少變一二算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為六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折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
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
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
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幸好德
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師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
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
書勉之矣

荅吳仲殷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
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為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
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為無所屈嘗
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
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
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惟患而不屈卒至於
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
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
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
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
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
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
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真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
奚必至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

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子
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
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
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反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
原壤登木而歌夫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
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
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
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尚繼之而廢
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夫務
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

夫圖其未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
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
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
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
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
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
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友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
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佚盡執
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令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
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

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飲酒且
不可况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沉酗于酒
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亾
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况凡民
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群飲者長相遠哉
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率多
此類也仲叟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
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
出所有以為質庶同趨於是而後止其之所見者如

此仲敢試以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寧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皂還倉卒奉問不謹潑用惶愧為別踰月不
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游願何足當自惟直
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
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
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昏懦
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
不可疆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

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容以盡講習之樂
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
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
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
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
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
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
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
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

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
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拆字寸量
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
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
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
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
矣舉天下皆溺於未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
浴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
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
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

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
盡萬一未聞惟力學悃悃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
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
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叙述所以作
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
高明中庸之孝折為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
行狀之未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孝之失庶幾志
道之士有聞風而是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

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
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
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
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
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
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
所願耳

與俞彥修其一

名袞仲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
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

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
通患也後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
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
之道或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
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
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克之使吾胸中浩然
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洩瀆高明非敢謂之以資足下
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
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其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羈纏
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
淄磷歟從遊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
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
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
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
已

荅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安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
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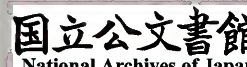
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占之為貧者豈特耕
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
失義雖賈儉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
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
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
錐刀之未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
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
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
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
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三 與陸思仲
其愚不肖嘗竊念聖人及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
外誘勢利鮮克為已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
俗尚齊驅竝逐以相先以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
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
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心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
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
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
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三 與陸思仲

其愚不肖嘗竊念聖人及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
外誘勢利鮮克為已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
俗尚齊驅竝逐以相先以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
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
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心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
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
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
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
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
朝夕祖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
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
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
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
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
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
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
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

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
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
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
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
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
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
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
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
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
賢者可為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

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
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
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
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
其慎思之母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
貽吾親之憂外則于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
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
亮之幸甚

謝程漕博文

某閩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其方竊居下邑。

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賓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
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後部吏之未瞻。
望烏嶺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
之下。無以自逭。竊曠故不敢輒恃。昔日春遇之私宴。
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
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
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珠翡翠。
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
寶。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
於三家之市。非務欲棘收。盡取不遺一物。真何爾乎。

龜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文之二
三

長沙益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徃徃以疏逖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願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敦大棘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

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訕笑用覆醬餗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嘗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各一編冒獻玷浼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與翁子靜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癰學者翕
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為偁首古人從師必
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
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
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
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說耶
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
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溪山中與木石居鹿
豕游無以異於溪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
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禹稷同

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
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
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
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
為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
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
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抗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其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嘆肯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憔悴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亦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友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友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主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而食而飲者鮮矣推是而息無非道也辭之算不盡矣而為是道者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也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之也其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彌物之多至於此則不可勝窮者反
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以我為對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
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
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
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
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
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離夫洒掃應對
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
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其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
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今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
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
妬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剛善為急其度
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
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甚善君善此不復言取而
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

名漸字正仲

其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遠者其工商賈之籍惟
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融結組織著為文
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文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
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
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
下疊疊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手膠
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
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
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
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搥毒相吞

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
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
之諸侯歛為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
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
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
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
不知衣冠其餘人等走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
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
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
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輻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跌伏鑽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愬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止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享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愛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其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

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季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樂施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哀歛為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卽佐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其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

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為部吏幸得樞密板
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尋一言
知在愚賤踈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
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
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選之符伏僕
命不勝戰悚之至

寄毛憲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
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
為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夫非小

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嫖武
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余毒若非已事恬
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豕稀勇
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
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
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
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
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為不少矣然
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
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為奸非一日也必

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愛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澆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

苟年令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人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歛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乃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為時顯人常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柬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焉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盛德謙容如此其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友庶
乎有賴以自全也。而察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
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其疑而
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其私竊識之遂承州府
錄准使命應舊係代名人以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
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
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請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
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在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
然每有踰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
役矣而彼自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惟之人情萬

無此也夫募役者豈有他意哉為利而來耳既不
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
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力也
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疆之疆之雖
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
止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
自有明又特為鄉里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
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教旨亦自有妨幸加明
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他名陳其可否然後徐
審處之莫大之幸也如鄱州議保正長不支錢以固

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丈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舉於罷去而不疑者特籍此為說耳故朝廷變法之初指言不用保正長者蓋文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十矣元祐免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

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十五十餘千耳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必銖銖計其多寡哉其愚不自量矣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著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為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公

某嘗謂周之士也賤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
人賤之也士或知自養而本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
之士或輕自賤而自棄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
知有賤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
一介之賤則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令菽飲水
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
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
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
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頗實利欲而不知有
賤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儉合苟得之行多

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笑以取容悅
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賤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
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賤者皆其自取也某
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闕陋屋聲逐昧昧不敢
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
車臨政未旬浹聞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
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
當自庠術始某幸為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
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
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贊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夫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

奔走車塵輟返之間得聞警欵之音粹而益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曰昔為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進還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不求者侑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

三三三三
問問問問

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安以溢

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此方印

